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五十五回 犬怪變人遭食毒 鼠妖化女唱歌詞

卻說高尚志饑餓，臥於小廟之旁，月色朦朧，遠遠望見兩個男婦同著一個少婦，持了香燭、酒飯饌饌，到這廟來燒紙。見了尚志，驚異道：「何處之人，卻夜臥在此？」高尚志便通了名姓，說出錯走了路的情節。這男子乃道：「原來是高賢士！我今在地方，聞知你不受官長薦引為官，逃跡外出，原來迷路在此。我今一樁怪事，遇著賢人，不得不說，勝如當官鞫審。我小子家貧，止生一女，平常卻是個清潔的，只因嫁與畏潑做妾，被他大妻悍妒，不知有甚緣故，畏潑有個親戚，名叫曲清，明明有人見他辭家外出，卻不知怎麼的被毒死於我女房中。畏潑隱丑，退回我女。我再三審她，她只叫冤。如今曲清家訟到官長，尚未鞫審。今我備香燭到這廟來，討個符。我這廟神靈，必然慈悲冤枉。」尚志聽了，心裡也疑，道：「可見我不樂出仕，別人家遇著這疑難，不易判斷，做官的安得不費心構思與他審理？」只見那人婦燒了香，叫女子發個誓，又丟個符，便邀尚志到他家去。尚志笑道：「君子嫌疑之間不處，你家正有這不明冤事，我為何夤夜到你家？但只是指我個去路，便是你情了。」男子聽得道：「冷飯饌聊吃一個充饑，何如？」尚志始猶不肯，這男子再三送與，乃接了他饌饌，一杯薄酒，充饑而別。臥到天明，依路東走，不覺也到了海潮庵，正值曲清與副師講論這理知、神知的道理。尚志也坐在旁邊，只見曲清聽得個理知，便問道：「師父，比如小子，從遠村來，偶遇著勝地善緣，進庵隨喜，中心本無甚惡，只一味出外貿易心腸，你便說我有一件隱情見於面貌。你以理知，何理而知也？」副師道：「但凡人有事在心，便有一個氣色在面。這個氣色原是心竅中出來，發見在面，你那心竅中舉意是個善事，自然面貌氣色光彩；你那心竅中舉念是個惡事，自然面貌氣色昏暗。豈但氣色，還要見乎四體、行走動履，都以理看得出來。」曲清又問道：「師父你說神知，卻是何神而知也？」副師道：「這個說出，厲害，厲害。」曲清道：「怎麼厲害？」副師道：善信，你豈不知，一語說得好：天知地知，你知我見，

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。

曲清聽了說道：「比如，師父說我有未改之惡見於面，這座間，可還有心竅中發出來的惡念在面貌上的？」副師乃四顧在座的善信，個個一看，道：「眾善信都是在家舉了一個到庵隨喜佛會的善念。」乃看著尚志道：「這一位善信，卻比眾不同，以理推看，必定是心竅中有一個大道理在念。」尚志聽了笑道：「師父，你看小子是何大道理在念？」副師道：「觀你氣色光彩，禮態安舒，似有才華在內而不矜，本來寬裕而不狹。你這世界內大著大著哩。且請問善信何姓何名？」高尚志乃把姓名說出。只見舒鄉尊在座，便跳起身來拱手笑道：「原來是賢弟，名重在鄉國，老拙社交久矣。近日地方官長舉薦出仕，卻怎麼來到此處？」尚志只是謙讓不言，卻把夜來的小廟迷路的話說出，又說人家多有不明白的事，便說到曲清身上。只見曲清聽了，說道：「小子正是曲清。近因在家沒有個道路，辭了親戚家門，欲遠投一個相知做些生理，怎麼我家有甚不明的事？」尚志也只渾渾答應，隨起身辭眾，恐怕官長地方知他，又來聘也。那舒老見了尚志起身，便扯著不放，邀到家去了。這曲清那裡遠去尋相知，乃急急回家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怪物成精，豈是精偏作怪，只因世人做家主全要睡，到五更醒了時，把日間行過的事想一想，哪一件通順，不傷天理，哪一件逆理，敗壞人心。行過的若善，便依著做；若是惡，即便改。古怪，古怪，做善事就有吉神助你，做惡事偏有怪物成精。這畏潑的妻只因不賢妒潑，為丈夫的只該和好善化他，守著本份，安著義命，古怪，那妒潑之婦自然不是災疾惡報，定是夭亡。畏潑不知安命，卻娶個妖妖嬈嬈之妾。那潑妻又不自思，生來貌丑，已被夫嫌，卻又妒潑。或是賢德如孟光，世間哪裡都是王允，棄妻又去娶婦？只因潑妻妒惡，家主又不正大，家中便一個狗子成精。這狗卻如何成精？只因潑妻氣不過丈夫娶妾，妖心萬種，妒念一朝，在那狗前嗟歎，胡言亂語。狗有妖氣，再加惡積，乃成精作耗起來。遇著曲清見了潑妾美貌，動了淫心，他便變了人形，去調戲妾。不意毒飯吃了傷生，被畏潑埋於坑內。這狗得土氣復活，鑽出土來，依舊復了原身在屋，人如何知道？他卻又變這樣，變那樣。忽然在村外僻路看見曲清回家，這犬就變了畏潑之妾，迎上路去，叫聲：「曲清哥！」曲清見了，卻認得是畏潑妾，當初出外辭她之日動了淫心，如今只因僧人講了善惡，他卻端正了念頭。說道：「二娘子，如何在這僻路閒行？」怪犬乃答道：「丈夫近日為件不明白事，把我逐回娘家，另叫我改嫁別人。偶因無事閒出，田間行走消悶。」曲清道：「有甚不明白事？」犬道：「只因大妻妒潑，詐言你與我有甚情由，你又在外，哪裡分割？如今恰好遇著，在這僻路，且到那深林密樹內，我與你敘個冤孽。」果然人心淫欲不勝正理，曲清懼怕神知，把這僧言牢記在念，又且正為高尚志說的家有不明的事，一心要回家，他便正顏厲色起來，說道：「你這二娘子，怪不得人家休了你，皆因你不守婦道。我若壞了這心腸，萬一人知，何顏與親戚來往？」正說間，只見一個白鬚老叟走近前來，道：「這個怪畜，如何迷弄正人？」那妾地下一滾，變了原身，卻是一隻狗子，往林裡飛走。這老叟也飛趕去。曲清驚疑回家，卻好地方官長差人正來曲清家，喚他父兄去審。見了曲清，大家疑惑當鬼，把這情節說出來，同到畏潑家一證，又到妾家去講，一齊到官。官乃叫地方把埋的曲清挖起來驗。地坑內哪裡有個埋人，卻是一個空坑。官也難斷，做了個立案，把眾人趕散。畏潑到底疑妾，不去接她。過了多日，這妾苦守。

卻說高尚志被鄉尊扯到家裡，盛席款等，暗地報與地方官長知道。官長忙排執事，親到舒老家來。這日舒老正與尚志家門閒立敘話，只見遠遠：

彩旗紅簇簇，鼓樂鬧喧喧，

問道因何事？聲傳接長官。

高尚志聽了就要逃走，被鄉尊扯住，再三勸說，方才允就。頃刻官長到了堂中，彼此各敘禮節，才把尚志鼓樂迎到他家。你看那村鄰大家小戶，長幼男女，擁擠雜雜，你道：「高官人學好行善，國王徵聘他做官，真也應該。」我道：「他平日寬厚，便是做了官，也福國安民。」有的說：「他半生貧窮守份，今日卻富貴到他了。」有的說：「他廉潔存心，便是做官也不貪財。」尚志到了家中，同了妻室，擇日上任。卻好本地官長舉薦了他，國王就把他替了官長。到任管事，真也是賢能，一日行香，兩日拜客，三日就坐在堂上，查國課可補欠，圍圍可有冤枉，案頭可有積下的未結事情。只見他赦小罪，省刑罰，銷未完前事，禁後來弊端。卻好查出畏潑這件未完，當即拘這一干人審，只見曲清備細說出這段情由。尚志乃問道：「往日庵間，說你有惡未改，想你就是姦淫惡孽。」曲清卻說出林間僻路，狗變妾形，他尊信高僧之戒這段怪事。尚志大悟，隨叫備祭儀到小廟拜神求符。只見符兆擲下，合了簿上符語，說道：

陰人作惡，犬子成怪。

速改善心，吉祥無害。

尚志正看符語，只見一隻黑犬如人索來，伏在官前，有如待罪。曲清見了，便說：「這犬正是變潑妾之怪。」當時尚志把那狗杖殺，勸諭潑妻改善，仍把妾判回潑家。這曲清吃了齋，削了發，也奔庵中做個和尚。

卻說做官當寬，但寬於善，莫寬於法。寬於情，哀矜那無知小民，誤陷於罪。嚴於法，不縱了那奸軌犯科，為害作弊官長。只因這一味寬，便生出一個大奸巨滑的人來，卻也報應得可笑。這衙門中有個義倉，又叫做平糶社，年歲豐稔，糧食價賤，便官價平收入社。遇年歲荒歉，乃照舊價給散小民，積糧日久且多。只因官長清廉，以致年歲多熟。卻不知這社中生幾窩老鼠來，中有一個成精作怪的大鼠。這鼠終日吃糧，養得肥大如貓。只因這社中有一衙役，名喚商禮。平日心術奸狡，欺眾瞞官，但因他伶俐多能，會遮掩，善灑潑。官長寬厚，縱容了他。他一日偶無人，獨自一個靜坐社中，只見社旁小屋裡走出一個垂髫女子來，慌慌張張，如同迷失。商禮見了，便近前一把扯住，問道：「你是何人家女子？到此何事？」那女子哀哀說道：「我是前村民間女奴，只因主母責打，逃躲出來，在此社中經宿一夜。思量沒處投奔，又且腹中饑餓，只得乞求君子救我殘生。」商禮道：「你是哪家？我

送你去。」女道：「既逃出來，難復回去。這打怎當？」商禮便動了個收留迷失女子心腸，把女子仍藏在社內。等到天晚，攜回家裡。家中卻有一個老娘，見他帶了一個幼女來家，問其詳細，他乃一一說知老娘。這老婆子倒知些道理，說道：「為人要守份，存良心，一個逃躲女奴，又不是迷失的。就是迷失的，也該報官。三日不報官，便要問罪。若是背夫逃走的，你收在家，萬一弄出事來，這罪名怎當？」商禮答道：「老娘，這個罪名當得起。」乃問女子道：「你在家會做些甚事？」女子道：「茶飯不會做，針線不會拈。我主母愛風流，好吃一杯酒，喜唱一曲詞，終日叫個唱詞曲兒的教我學唱。若是唱得不好，便大鞭抽打。我因受不得這打，故此逃躲出來。」商禮聽了笑道：「絕妙，絕妙。我弄法尋了幾貫鈔，要吃一杯酒，正沒個消遣，你便唱個曲兒，我與老娘吃一杯。」這女子乃唱個曲兒道：

切莫貪財，壞法貪財枉受災。行憲難寬貸，有利終須害，呆積惡，不知哀。上有青天官長精明，你縱能遭怪，笞杖徒流任你捱。

女子唱的雖是個《駐雲飛》牌兒名，卻句句犯著他衙門弊病。商禮聽了大怪起來，說道：「怪不的你主母打你，怎麼唱這樣曲兒？莫說他惱，便是我也懶聽這敗興的聲噪。」乃喝了一兩甌子酒，往屋裡去睡。叫老娘收管了女子，他便思量販賣這丫頭。

卻說狐妖自從與蝦精弄神通，助了救鐵鉤灣災難，他四處遨遊，也是聽聞了道家方便之經，釋門慈悲之咒，為非的事也不肯做，弄詭的法也不敢行。忽一日往商禮門前走過，聽得屋內唱曲兒，聲音嘹亮，詞句嬌柔，乃搖身一變，卻變了一個老鼠，鑽入屋簷，直到堂中，看那唱的女子，他卻認得是個成精大鼠。這女子卻也認得老鼠，雖是一類來的，卻也不同，忙忙復了原身，直近狐妖身邊，說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我看你是個別類精怪。」狐妖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，變女子迷人，還唱曲兒？」大鼠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是廩倉多年之怪，因見這商禮日日欺公，不忿他惡，意欲計算他一番，故此弄這樁圈套。」狐妖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想他欺公，也與你無干。」大鼠道：「怎說無干？想我在廩中食這糧食，卻是明明至公無私、官加的鼠耗。我們過食了，猶恐損折了正糧，難為了清廉官長，苦害了百姓窮民。他卻恣情作弊，只圖身家財利，不知潔己奉公，折了官糧，還推鼠耗。我所以不忿，變個女子。方才唱個曲兒，明明是警戒他，他反嗔怪去睡，意欲計害我。狐哥，你可有路見不平的好心，幫助我個弄他的手段？」狐妖道：「依你說來，你兩個都是一事同人，蠹殘國廩的，只是你還有名。也罷，我幫襯你個手段，叫他做事顛倒錯亂，使心用心。你當初變女子隨著他，卻是怎來的？」大鼠便把前話說出。狐妖道：「這事不難，你仍舊變女子隨著他，我卻變個婆子，說是你主母來尋見了你，稟告了官長，叫他瞎受刑法。」大鼠道：「妙甚，妙甚。」仍變了女子，隨著婆子進入房內。次日，狐妖卻變了個婦人，到官長堂前，把商禮拐帶人家女子首出。

卻說高尚志清廉明正，見了這事，乃想道：「我為官清正，怎還有這不守法的役人？」乃令左右去拿商禮。左右到得商家，果見一個垂髫女子，即時拿到社中，等候官長升堂。哪知大鼠一則見了自穴，一則邪妖不敢近這清明官長，忽然復了本相，躲入穴中。狐妖知事不諧，把隱身法使了，藏在社中。那左右見女子與婆娘不見，四下找尋。那官長升堂，左右只得投見，商禮訴冤。官長審問左右虛實，左右不敢隱瞞，直直說出：「果在商禮家拿出女子同他主母到社中候審，一時他母女都不知何處去了，想是下民之家，畏懼逃躲。既已找尋著女子，恐怕壞了他門風，說是何人家女子，故此忍情去了。」官長大怒，要責左右賣法。只因這一寬存心，且叫記責，作速找尋下落拿來審問，卻把商禮暫責收禁，待女子出來再鞠。總是他的刑清政平。畢竟何處，下回自曉。